

魏
十三

二
二
四
六
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43
冊數	40 (18)
函號	280 13



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壽撰述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集註

集註

明

長洲陳仁錫評閱

評閱

魏十三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十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

鍾皓

鍾繇

分義會臨辭人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椎戰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閤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于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前

陳稚叔

荀淑

鍾觀

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潁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于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觀辟州幸未嘗屈就膺謂觀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阜白邪觀嘗以膺之言自皓皓曰元禮且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

三國志

鍾瑜

甥。故得然。曰。國武子。昭人。過以爲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早。亡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于家。皓二子。迪。敷。並以黨錮。不仕。繇。則迪之孫。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于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陰脩

謝承漢書曰。南陽陰脩。爲潁川太守。以旌賢擢後。爲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

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爲更以光國朝。

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淮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兖州牧。始遣使上書。

世語曰。太祖遣使從事王必。致命天子。

催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尊卑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加答。

三國志

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
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
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
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
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
關右為憂乃表繇以待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
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
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
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
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

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何
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
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
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
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
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
剛復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
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
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司馬彪戰略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

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
陰詐之傳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
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
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
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
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
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
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為福今
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
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

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
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
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
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援
等大破之

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
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魏略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
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
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

三國志 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繇不聽先策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從河北請
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
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
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
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
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
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案文書臣以空虛被蒙
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
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
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

漸失其禮不度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
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
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譴按侍中守司隸校尉
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
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
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
違科當必繼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
遠請闕廷隳恭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
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
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在所職非繇大臣當所

為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
 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
 聰明蔽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効臣請
 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
 疾涉夏盛劇命懸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什功
 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詔不聽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
 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
 表繇為前軍師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
 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

惟鍾寔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茲
 度矩

魏略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
 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
 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
 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
 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
 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
 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鐘鼎今執事寅亮太魏以
 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

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
 垂之不朽 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
 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
 臣官此柎邑尸主事之臣賜爾鸞旂黼黻珣戈尸
 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周之
 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
 于官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惺銘在禮記事顯
 故不載 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
 顆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勒銘于景
 鐘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與也太子所稱

四銘者也 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
 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密使臨苗侯轉因人
 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比德君子
 凡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之結綠楚之和
 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
 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
 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
 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
 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
 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

副近見南陽宗惠叔。博君侯昔有美瑛。聞之驚喜。笑與拈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言乃不忽遺。厚恩周稱。鄴騎既到。寶瑛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賁益腆。敢不欽承。繇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瑛。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各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緣持命。是懷愧耻。

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斌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于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書嗚喙。不能離手。若權復黜。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文帝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

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陸氏異林曰：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故，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襦，襠傷左髀，以襦襠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

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官割者，繇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前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太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

禁惡恨人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大
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
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黃尤有苗之刑先審問
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
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詐
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答能有姦
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
人少于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
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
濟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

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
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
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
為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之數此即起極
為豎化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
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
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于彼肉刑然後有
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
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于
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于寇讎之耳非所以

此說正

三國志 魏書 鍾

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嘗之恩外無以刑易欬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懸于外而嗜慾之情動于內也。於是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止其嗜慾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

此頁儒

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備夏冠賊姦究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官者守內刑者守圉此內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

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教化則陷于刑辟故刑之所制在于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于著罪薄而不及于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

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耻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措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錐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耻惡數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况于鄉黨乎而况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

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
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入議之所宥也若夫十
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
大辟而况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
吏坐受賕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
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勤絕之
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謚曰成侯

魏書曰有司議謚以爲繇昔爲廷尉辨理刑獄決
嫌明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大傳功

高德茂位爲師保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敘廷尉
于張之德耳乃策謚曰成侯

于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列
侯

毓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大
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
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
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
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
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

大典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于城南以菴為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虚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于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為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于威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于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

守爽既誅入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毋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諭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誅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眾降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入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為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

臣松之以爲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豐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稱耳

淮南既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爲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爲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

魏略曰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與將

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臣松之以爲邴根矩之微缺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爲尾魏略此言未可

以定其先後也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紀

魏書稱芬有天下名於天下

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

陶丘洪

華歆

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穎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

華嶠譜敘曰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率與俱行此文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

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

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囚時擅命非人臣之宜眾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

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

胡冲吳歷曰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

歆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
報策策乃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
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
拜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
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教曰無然策稍進復自發
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
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
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
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
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

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
起更衣則論議謹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
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
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曰
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割符吏也今從卿計
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爾時
會稽人衆盛彊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
檄明旦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
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

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
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魏之風
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于邪儒之說交臂于
陵肆之徒位奪于一豎節墮于當時昔許蔡失位
不得列于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為賤耻方之于
歆咎孰大焉

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
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因使僕得為
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
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傳人送之者于

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
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
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乃各
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
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
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
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

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
受命之禮華嶠譜敘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
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

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寬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

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

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于主，權宜宥恕，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爲譏。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孥戮之家

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爲君子。旣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爲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爲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載。華嶠譜敘曰：歆淡于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

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

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識也。特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魏書曰：又賜奴婢五十人。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故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于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

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卽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

列異傳曰：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往。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爲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

傳者不_レ同_レ今寧信列異

歆稱病乞退讓位于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
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蒞庶事一日萬幾懼聽
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
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
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繫身御節常人為
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
機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
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
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

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
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
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
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
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
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
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
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
且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鑿蓋不敢不竭臣
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

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
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
兵以闢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
敬不忘所戒時秋大南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
謚曰敬侯

魏書云歆時年七十五

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
為尚書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
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
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

不視及傳書者夫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
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
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
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
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
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
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
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二子長子廩
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廩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
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

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秘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景
知名為河南尹真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
書蒼字敬叔世語稱蒼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
昆尚書蒼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
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明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
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
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木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
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
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

王明

趙昱

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
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

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
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
郡四年惠愛在民

孫策渡江畧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
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
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
詰讓而不害

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

欲走交州爲兵所逼遂請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
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
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
屏復聚黨衆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
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爾與不具以狀對朗
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木誤竊朝私受爵不讓
以違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
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畧盡獨與
老母共乘一櫬流矢始交便棄櫬就保稽顙自首
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

詰慙懼朗愚淺駑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
歸於破凶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
辜申脰就執蹴足入絛叱咤聽聲東西惟命
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
甚著太祖表徵之朗自曲向展轉江海積年乃至
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
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已之迹自投東
裔同鯀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潛然主上寬仁貴德
眷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
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談笑

高靈恩親
每感五
必之言不
都敦宿念
舊是第一
流品事

三國志
魏書
三
五

有期勉行自愛。漢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朗家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甚，令年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

盛

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魏畧曰：太祖請同會，喟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拆杭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拆而拆，如明公今日，可拆而不拆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諮朗。朗答曰：孫權

前歲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
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
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治於魏西吳東越化為
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
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
辭不能宣

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
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
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寡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
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

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
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
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
畫者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
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
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
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餓餓之殍嫁娶以時則
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
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
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

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賤
貨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筮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
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
鄉侯

魏各臣奏載朗節省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
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
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
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
童女以蹈舞綴釀酎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
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

千餘人中殿則駢駮駮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
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
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沿
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
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
以極奢吝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栗慈誠之
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秦而從絀
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辨
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
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

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埽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禩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

農

簡練

衛士羌合雖具萬人或商賈憧游子弟或畏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管佃不修器械無存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毀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

忘其死今之謂矣。擗於食，勇畜於勢，雖坐躍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創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爲喻。

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彔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選列而

得休

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張登

王雋

王朗集載：朗爲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爲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雋殆見害，登手格一賊以全雋命，又守長夏逸，爲督郵所枉。

夏逸

三國志
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大祖
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
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
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褒騰近任當得此
吏今以登爲大官令

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
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
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
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
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據時而後動擇地而

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
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黃
初中鶻鵠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
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爲彪置吏卒位次
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
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
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
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
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
家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

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陽貴之
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
戒嚴臣恐與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連
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六
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
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爲宜勅別征諸
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
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
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

魏書曰車駕既還詔三公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

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
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
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
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樓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
穢業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
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
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左營修
宮室朝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
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有

魏書卷之三十三 三 三

三國志 卷三十三 三
得。彌。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黜。
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異。其。宮。室。儉。
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彌。成。五。服。句。踐。欲。廣。禦。兒。之。
疆。

禦兒吳界邊戍之地名

賦。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
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
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
臺。昭。儉。於。七。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
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

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
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明郵遠者畧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
於金革畧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闕德陽並起今當建
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
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
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
切墾濶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
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虞緝熙不作未
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胡

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形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祿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

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秦溫秦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所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於小小之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此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月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

魏畧曰朗本名嚴後改爲朗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

贊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為先。

太和二年薨。謚曰成侯。子肅嗣。祕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王肅
末忠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肅父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

肅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倍也。

今又加以霖雨。山坡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太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諺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北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在豐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志其死者矣。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天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費。損不急之祿。止因食之資。非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

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事。然後惟能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七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遇可奉奏之。汲黯宣

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帝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資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當高祖之

時上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

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矣肅謂為輕不亦謬乎

臣松之以為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為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

肅也
云蓋就漢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謬乃是譏漢非難

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聞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天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是作者三四萬人危龍可以安

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何將畢惟秦檜
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
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當
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
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
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二歲成
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倉有
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
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歿
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

仁人之言

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
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
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
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
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交寧復更發無或
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
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
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
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
孟軻稱殺一無辜以泯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

彈驚乘輿馬者廷尉定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恠其輕
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
手足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
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
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
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
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
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
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

者諱也是帝欲不諱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
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
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有之可以示
容受切言廣德寧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
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
取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
蓋向楊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本謂之實錄漢武
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
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
獄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

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微遠拜議郎頃之為侍中遷太
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
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
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其慎之公
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為光祿勳
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
魚生於淵而充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
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為河南尹嘉
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
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

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
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
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
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
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
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
且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
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
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三千
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緘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

王恂

重謚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恂為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為承子

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高令袁毅餽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毅竟以黷賈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

孫叔然

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虔子康隆仕亦官達為後世所重初肅善賈逵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

臣松之案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

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

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

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列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

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魏畧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熲采稻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請鄴轉為兗散

穴當作兒

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家太祖疑欲謀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弘農王即阼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

遇學無傳其朱墨者。世語曰：遇子綬，位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冏功臣董艾，即綬之子也。魏畧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麁疎。

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大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事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畧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

賈洪

志彌敦者也。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廢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處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

嚴苞

薛夏

時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為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為西平太守，卒官。薛夏，字宜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闇，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穎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穎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為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不

隗

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
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
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務休到帝
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
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
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臺也而祕書
署耳謂夏為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
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
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
亡勅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

按程當作程

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
擾擔負經書每以採椽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荆
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
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
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
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
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常從問左氏
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
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研書耳不足
精意也豢由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

王國志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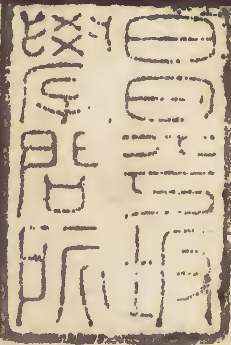
蘇林
鄒淳
樂詳



孰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
寫而得聾後數歲病亾也其邯鄲淳事在王粲傳
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詳事在杜畿傳魚豢
曰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蠶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
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况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
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
故也余以為是則下科取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
適等而加以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畧余之所識也
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為帝王
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

可以匹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
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
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
下佞也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一反也
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一反也



三國志十三終

三國志

魏書十三 華歆

吳

